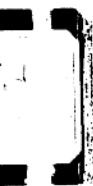


魁堡

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“快了！转过山环……”

雷声隆隆！

电光闪闪！

狂风挟着猛雨，疯狂的袭击着大地，像是宇宙的末日来临，只有在电光一闪之中，可以看见父子俩在泥泞中一颠一跛的艰难的向前移动。

转过山环，一族黑蒙蒙的庄院，隐约呈现！

“到了……孩……子……”

少年人加快脚步，奔向庄门。

刚到门口，那少年似已筋疲力尽，放下那中年人，颓废的倚门坐了下来。

电光闪照中，映出一道破旧腐朽的庄门，蛛网层封。

“爹，这是一所废庄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不错吧？”

“不……错……”

中年人，软瘫在地上，头歪在一边，口里急剧的喘息。

“爹……您……您……怎么了！”

“孩……子……进……去……”

“爹！你该先想……”

“进去！”

中年人，眼中忽射异光，脸孔一阵抽搐，费力地喝了一声。

少年人，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冷颤，抱起他爹，踏进庄门。

风雨渐止，雷声停息。少年人怀着满腹的疑虑和不安拂草拨涉，慢慢向里淌进，他不明白，他爹爹为什么不顾重病在身，要他在暴风雨之夕，来到这所废庄。

阴森恐怖的阴影，紧压在少年人的心头。

风吹朽腐的窗棂，不时发出咯咯咯咯的怪声，那些廊柱、屋角、蓬蒿，在暗影中，变成了幢幢鬼影。

“爹……”

“你怕是……不是……孩子？”

“不……我不怕!”

乌云渐散，月亮从云隙里探出头来，惨淡的月光，照着这鬼城似的废庄。

突然——

少年的脚，绊住了什么东西，低头一看，不由惊呼出声，全身毛发逆立。

那是一具白骨骷髅。

接着——草丛中、屋角、廊沿……

两具——

三具——

四具——

全是森森白骨。

少年人止住脚步，浑身颤抖，牙齿打战。

暗夜!

荒庄!

白骨!

加以东飘西荡的阴磷鬼火，构成一幅极为恐怖的画面。

“爹!为什么……”

“不……要问……进那……居中的……大厅!”

少年显得有些趑趄不前，他不敢想像那大厅之内又是什么种惨象，他心中有一百个疑问，但一时间说不出口，下意识下，他感到今夜的事，决不寻常。爹爹决不会无缘无故地要他冒着午夜的暴风雨，来在这白骨如林的荒庄里。

那中年人一阵呛咳之后，厉声道：“快……进厅？否则……你将埋恨千古!”

少年人悚然而震，茫然的“嗯!”了声，举步入厅。

厅中，蛛丝密布，霉气扑鼻，积尘盈寸。

在淡淡的月光映照下，显得鬼气森森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又是一具惨惨白骨，横陈厅中。

那少年忍不住又惊“哦!”了一声。

“放我……下来!”

少年依命把中年人轻轻放落，回首望处，他呆了，像置身一场恶梦之中。

他第一次看到慈祥的爹爹，脸上出现这种骇人的表情。

“爹……你……”

“我不是……你……爹！”

少年骇然退了一个大步，他想，爹爹可能神志不清了。

“孩子，把那半只……雪参……给我……”

少年惘然的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包，打开来，递与那中年人。中年人放入口中，一阵咀嚼，咽了下去，不多时，精神大见振奋。

“爹，我早就劝您把这半枝雪参食了，也许你的病不至于……”

中年人面上肌肉，不停的抽搐，翻身朝那白骨骷髅，拜了三拜。少年愈看愈觉茫然，也愈感骇然。

中年人拜罢之后，枯涩的眼中，已挂下了雨行清泪。

“爹……”

“我不是你爹！”

“您老人家……”

“现在注意听着！”

少年人骇然至极的望着中年人，俊面一片铁青。

“我是你师叔毒龙手张霖！”

少年人心头一震，颤声道：“爹……”

中年人变睛一瞪，打断了少年的话头，道：“我是你师叔毒龙手张霖！”

“师——叔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如此说来，侄儿不姓张？”

“你姓韩！”

少年身躯不由的一晃，这：“姓韩！”

“不错，姓韩，你记住，你的名字是韩尚志！”

“韩尚志？”

“嗯，父亲叫韩世伟，也就是我的二师兄！”

一片不祥的阴影，立时笼上韩尚志的心头，使他连打了两个寒噤，栗声道：“家父……”

“毒龙手张霖”面目惨厉的朝厅中的白骨一指道：“这就是二师兄的遗骨！”

韩尚志宛若被焦雷轰顶，惨叫一声：“爸！”扑向那具枯骨，登时晕绝。

“毒龙手张霖”费力的伸出手指，点了他数处穴道。

韩尚志又告悠悠醒转，朝父亲的遗骨拜了几拜，凄厉的道：“师叔，这里就是我的家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这满庄白骨……”

“全是家人庄丁，不下二百口之多！”

“仇家是谁？”

“你先听我说，十五年前的重阳日，我带着你师弟来访你父亲，那时你才三岁，你师弟和你同年，少你两个月，师兄弟正叙阔别之际，奇祸从天而降，二师兄把你抛给我，道：师弟，请保韩氏一脉！……”韩尚志目眦欲裂，钢牙咬碎。

“毒龙手张霖”继续道：“那时，我已决心一死，但你父严词托孤，我接受了，在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抱着你跃入庭中的古井……”

“师弟呢？”

“他……他……代替你死了！”韩尚志哇的喷出一口鲜血。

“血龙手张霖”瞥了他一眼，又道：“当我带着你爬出古井，全庄已是……不留半个活口！”

韩尚志大叫一声，又是一口鲜血夺口而出，身形摇摇欲倒。

“我妈呢？”

“毒龙手张霖”咬牙切齿的道：“你妈？”

韩尚志心里怦然一震道：“我妈怎么了？”

“你妈叫‘赛嫦娥王翠英’，十五年前武林中第一美人！”

“她没有死？”

“没有!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这是一个谜，她是当日唯一的活人!”

“她呢?”

“孩子，不必问了!”

韩尚志木然的摇摇头道：“不，我要知道!”

“她嫁人了!”

韩尚志全身一麻，道：“我妈嫁人了?”

“不错!”

“她知道我还在世上?”

“知道!”

“她不来找我?”

“我曾带你找过她，我俩险些丧命她手，她声言如果再次碰上，定取我俩的性命，逼得我十五年不敢露面江湖!”

韩尚志狂叫一声，又是一口鲜血喷出，他想不到自己竟然有这么一个毒如蛇蝎的母亲，“砰!”他再也站立不住，一屁股跌坐地上。

“她不打算为全家报仇?”

“连亲生儿子都不要了，还谈什么报仇!”

“有一天，我……我要杀她!”

“什么，你要杀你母亲?”

韩尚志双手掩面，嘶声嚎道：“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母亲?天啊!”

“孩子你总算成人了，恪于誓言，我不能把本身所学传给你，这十五年来，你已扎稳了内功根基，只要遇到明师，不难大成，现在，你可以走了!”

韩尚志一抹泪痕，骇然道：“师叔，你说什么?”

“我要你离开!”

“要我离开?”

“不错!”

“师叔您呢?”

“我偷生了十五年，完成二师兄所托，现在我该追随二师兄去了！”

韩尚志双膝着地，爬到“毒龙手张霖”身前，悲声道：“师叔，您……”

“孩子，这是师门家法，你不懂！”

“不！师叔，您不能……”

“孩子，这是命！”

“侄儿完全不懂？”

“你毋须要懂。”

“师叔舍子生命，恩育十五年的大恩，侄儿粉身难报……”

“废话！”

“我决不能让您……”

“你要我做师门叛逆？”

“师叔总是要说出原因？”

“不能，这是师门戒令！”

韩尚志愈听愈茫然，他半句也听不懂师叔的话。

“师叔，仇是谁？”

“不必问了！”

“嗯！”

“为什么？难道……”

“毒龙手张霖”双目电张，厉声道：“记住：第一，不许对任何人提及身世来历，第二，不许埋遗骨，第三，不许报仇！”

韩尚志悲声道：“师叔，您在说什么？”

“这是严令，不许违背……”

“师叔，您的神智……”

“胡说，我好端端的！”

“为什么不许报仇？”

“不要问为什么，你父泉下有知，必然首肯我的说法！”

“侄儿请问师门？”

“往者已矣，你不知道最好！”

“请问我的那蛇蝎其心的母亲改嫁了谁？”

“天齐教主!”

“天齐教主!”

“不错!”

“天齐教主是什么样的人?”

“这问题恐怕很少人能回答你，天齐教主是当今第一大教，傲视整座武林!”

“师叔，侄儿一直不曾您谈及师叔母等……”

“毒龙手张霖”眼中掠过一抹怨毒之色，随即又变黯然，道：“和你家遭遇一样！就在我离家后的第三天！”

韩尚志哀伤过度，心神已呈麻痹状态，闻言之下，只微微的一震，他无法想像师叔“毒龙手张霖”对他所说的一切，这些话，既不近情，更不合理。

为什么韩张两家全遭血洗，而他不许报仇，不许收骨？

师叔口口声声说师命，那代表了什么，难道这血案与上一代的师门有关？

师叔为什么不肯说出师门？

十多年来，一直以父子相称，稳居僻怀……

心念未已，只听“毒龙手张霖”悲呼一声：“师父，弟子偷生十五年，今日才能全师命！”

“吓！”的一声血光迸现。

“毒龙手张霖”已自碎天灵。

※ ※ ※

韩尚志木然的看着这一幕，没有泪，也没有声，仿佛一切都已离他而远去，他自己也不再属于自己，展现在眼前的，是一片灰暗、阴森！

他像是置身另一个世界之中，虚无、飘渺。

张师叔自绝了，说是全师命，为什么？

不许道身世！

不许收埋骸骨！

不许报仇！
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万古未有的惨案呀！

夜尽了！

天明了！

一抹阳光，从窗棂照进厅堂，照在新尸和旧骨上，韩尚志从极度痛苦的情态中苏醒过来，惨酷的现实，又啃噬着他的心灵。

突然——他看到厅壁上有一个红色的暗影，似绘着什么标记，当下用手一拂拭，登时为之一窒，壁上绘着一个血红的骷髅头。

这“血骷髅”代表着什么？”

是仇家的标记！还是父亲生前绘上去的？他无法了解。

“我要报仇！”

“我要查明真相！”

他歇斯底里的狂喊着冲出庄门。

他像游魂似的踟蹰在道上。

他做梦也估不到自己会有这么一个惨绝人寰的身世。

他想到惨死的全家，在记忆中，连父母的影子都没有，张师叔舍子救了自己，十五年扶养，这恩德，永远也无法报了。

母亲——赛嫦娥王翠英，张师叔说她是武林第一美人，然而，她也是天下最毒的妇人，她竟然连生子都不承认，置血仇于不顾，去改嫁他人。

他的心一阵剧痛；他感觉到灵魂蒙羞，因为有这个母亲。

一夜之间，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！

恨、仇、怨、愤，混入了他的血液，注满了他的心灵。

俊美的面上，涂抹了一层阴冷之色，使人望而生畏。

眼中，尽是恨的光芒。

他像幽灵般的走着！走着！

突然——一声娇斥，响在耳边：

“喂，你这人走路不长眼吗？”

韩尚志如梦方醒般的抬头一看，两个丫环装束，花枝般的少女，站在身前路中，后面四个壮汉抬着一乘小轿。

两个少女在韩尚志一抬头之间，齐齐一怔，接着掩口而笑，

四只水汪汪的妙目，直在他身上溜转。

韩尚志冷冷地瞥了对方一眼，转身朝路的旁侧走去。

“回来！”声带着磁性的娇喝，传来桥中。

韩尚志连头也不回，迳自走去。

香风过处，眼前一花，一条人影已横拦身前。

韩尚志不期然的停了脚步，抬头一看，一个美赛天仙的红衣少妇，拦住自己的去路，这少妇看年纪大约在二十开外，眼角眉梢荡意盎然。

“喂！你听见我说话没有？”声如玉盘落珠，悦耳之极。

韩尚志见这红衣少妇，联想起自己的母亲，一股恨意，直透上来，不自禁的冷哼了一声，别转头去。

那少妇不是奇，简直是怪了，破天荒第一次遇到对自己不屑一顾的人，但对方的绝世丰神，使她不能自己，她想不到天下竟有这般美的男子，当下格格一笑道：“哟！小兄弟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？”

韩尚志冷冰的道：“可是在下没兴致陪你说话！”

“喂！你倒是狂傲得紧，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管你是谁！”

少妇粉面上一红，但瞬又恢复正常道：“小兄弟，你……”

“谁是你兄弟？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没有告诉你的必要！”

“你想不想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不想！”说着，往来路转身……

“你想走可没这般容易！”随着娇滴滴的话声，那红衣少妇已拦在身前，身法之快，令韩尚志吃惊不小。

“你准备怎么样？”

“要你回答我的问话！”

“如果不呢？”

“这恐怕由不得你！”

“哼！”

“你哼些什么?”

“我恨……”

“你恨什么?”

韩尚志不屑已极的道:“我恨你们这些女人!”

红衣少妇不由一怔,道:“你恨天下所有的女人?”

“不错!”

旁边的两个丫环装束少女,忍不住“卟嗤!”笑出声,这真是奇绝天下的事,想不到这美少年会说出这种话来。

红衣少妇讶然道:“你为什么要恨天下所有的女人?”

韩尚志不答她的话,一弹身就要从她身旁……

红衣少妇玉臂一伸,一股潜力把他硬生生地逼回原地。

韩尚志这一惊非同小可,对方的功力确实令人咋舌。

红衣少妇轻轻一笑道:“你回答我的话,让你走路!”

韩尚志充满恨意的眸子,直盯在对方脸上,怒声道:“办不到!”

“凭你也敢这样狂?”

“不要脸!”

红衣少妇粉面骤寒,冷笑一声道:“你骂谁不要脸?”

“骂你!”

红衣少妇,粉腮之上倏地升起一抹杀机,冷哼一声道:“不识抬举!拿下!”两个丫环,双双扑向韩尚志,四只玉爪,电闪扣出。

韩尚志气得肝胆俱炸,双掌分劈而出,但觉双腕一麻,两只手已被对方牢牢扣住。

红衣少女忍不住一阵花枝乱颤的浪笑道:“原来是个绣花枕头!”

韩尚志相依“毒龙手张霖”一十五载,在内功方面,倒是扎稳了根基,但招式方面却平凡无奇,因为“毒龙手”恪于誓言,不能传以本门武技,仅传了些普通招式。

两个小丫环分执韩尚志双腕,静待红衣少妇示下。

韩尚志气得七窍冒烟,但又无可奈何,只恨恨地瞪着对方。

红衣少妇，又回复了骚媚撩人之态，姗姗上前两步，嗔声道：“兄弟，这回你可答应我的问话了？”

韩尚志双目一瞪道：“办不到！”

红衣少妇伸玉掌在韩尚志的面上一摸，道：“我就爱你这倔强的味儿！”

韩尚志“呸！”的吐出一口唾沫。

这一着大出红衣少妇意料之外，双方相隔咫尺，这一下吐个正着。

红衣少妇媚态一敛，顺手一掌！

“拍！”韩尚志的左颊之上，清晰的现出一个掌印。

“不要脸的女人！”

“拍！”右边颊上又是一个掌印，这一掌较之前一掌更重，打得他眼冒金花，口血飞溅，忍不住惨叫了一声。

韩尚志目眦欲裂，怨毒冲胸，咬牙切齿的道：“你记住，有一天我会加倍奉还！”

红衣少妇粉面一片铁青，冷冷的道：“你没有机会了！”

韩尚志怒哼了一声，两臂一振，他虽武功平平，但对内力方面，曾下过十五年苦功，这一振之力，却也未可小觑。

两丫环过份托大，没有扣住他的腕脉，仅是捉住手腕，竟然被他挣扎脱。

红衣少妇玉掌轻轻一抬，一缕指风，悄然射出，韩尚志应指而倒。

“把他搭在轿中！”

两丫环恭应一声，一个提起韩尚志，另一个打开轿帘，把他塞在座位之后。

红衣少妇闪身入轿，四个壮汉，抬起轿子如飞而去。

韩尚志被塞在少妇座位之后，一阵阵如兰似的幽香，直冲鼻观，薰得他晕头转向，但他偏见已在心中生根，恨女人如蛇蝎，是以除了恨之外，没有其他绮念。

他不知道这红衣少妇如此对付自己的目的何在？

他想到自己苦练了十五年，竟然挡不住两个丫环的一招半

式，要谈到缉凶报仇，岂非是痴人说梦。

“只要我不死，我誓要练成惊人绝艺！”他一遍又一遍的心里念着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也不知行了多远！

突然——轿子停了，接着是一阵破空之声，似乎有不少人落在轿前。

红衣少妇在轿中娇声喝道：“何人阻路？”

两个丫环之一的声音道：“禀堂主，江南七怪！”

“嗯！”

韩尚志心里暗自忖道：“原来这不要脸的女人是个堂主，但不知是哪个帮派的，那江南七怪又是什么来路？”

只听一个沉猛的声音道：“李芸香，出来答话！”韩尚志闻声知道这红衣少妇叫李芸香。

红衣少妇冷哼了一声，掀帘出轿。

“江南七怪，拦住本堂，有何贵事？”

只听数声怒哼过处，那原来发话的沉猛声音道：“李芸香，用不着装疯卖傻，‘八义帮’帮主吴由道与你何仇，竟然惨被杀害？”

“各位的意见怎样？”

“讨还公道！”

“格格格格！我‘彩蝶李芸香’荣幸之至，但不知道公道如何讨法？”

“吴由道的人头那里去了？”

“现在轿中，可惜我要持以回去缴令，不便奉还！”

另一个粗俗的声音道：“李芸香，吴由道与‘天齐教’何仇？”

韩尚志心头一震，他记起他蛇蝎其心的母亲“赛嫦娥王翠英”正是改嫁天齐教主，不由热血一阵沸腾。

只听“彩蝶李芸香”媚笑一声道：“吴由道藐视本教，所以杀之示惩！”

“他怎么藐视天齐教？”

“月前教主生辰，各帮派都前往祝寿，只有他一人不到！”数

声暴喝，同时传出。

“天齐教一手遮天，抹煞武林正义，生杀予夺……”

掌风呼轰而起，双方已交上了手。

只听一声惨嗥，挟着一阵媚笑，同时响起，显然七怪之中，已有一人丧命。

搏头之声更烈！

惨嗥声不断传出！

“彩蝶李芸香”在每一声惨嗥起处，总和以一阵媚笑。

韩尚志虽然不能目睹，但从声音中可以听出搏头之惨烈，也显示出“彩蝶李芸香”手段之辣，功力之高。

声音渐息，最后，一声惨号，结束了这场打斗。

“江南七怪”悉数毙命。

“彩蝶李芸香”坐回轿中，依然一脸荡意，像是没事人一般。

韩尚志在心里暗道：“好一个毒妇，有一天我会杀了你！”

轿子又开始前行，不久之后，但闻水声轰轰，似乎行在一条江边，人声不断传来，想是道上有不少人行走，而且全是武林人物。

韩尚志在想，可见彩蝶李芸香”

是去参加什么武林盛会。

隐约中，听几个人在谈论：

“鬼堡不除，终是武林的隐患……”

“鬼堡主人君临武林数十年，杀人数以千计！”

“这神秘的怪物，可能已不在人世，不知是否有传人？”

“各帮派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，所以才由‘天齐教’散发武林帖，旨在彻底摧毁这座魔堡！”

“也许鬼堡主人尚在人世？”

“但堡门已关闭了十五年，武林也平静了十五年，难道其中……”

“那后果未免太可怕了！”

“此次五大门派，一教二帮三会都有高手参与，同时名震武林的南丐北僧听说也将现身……”

人声渐远，以下的已听不真切，但韩尚志的约略知道了一个大槪，武林黑白两道，全力对付“鬼堡”，但不知“鬼堡”是怎么回事，鬼堡主人又是怎么样一个可怖的人物，而值得全武林联手对付。

轿子停下了，“彩蝶李芸香”掀帘出轿。

江风轻疾，把轿旁的帷幕，掀起一个角，韩尚志把眼光透过隙缝向外张望，只见一条大江，浪涛汹涌，江滩上聚集了近百的人。

江心，一座古堡矗立，堡前一道石梁直通江岸，但石梁半隐于浪花之中。

古堡之上，赫然是“鬼堡”两个见丈的大字。

韩尚志心中一动，转目再看！……

突然——他怔住了，全身如被电击，他看到堡门的上方，绘着一个斗大的血红骷髅头，这骷髅头和绘在他家厅壁上的一模一样，他明白了，十五年前，韩、张两家数百口的血案，是“鬼堡”主人所为。

他想到师叔“毒龙手”不许他报仇收骨，也许是为了仇家太强！可是师叔似乎死而无怨，一再提到师门誓言，为什么，他就无法索解了。

他的双睛，一眨不眨的盯在那“血骷髅”上，心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。

但，当他想到自己根本不足道的末技艺，而仇家却是集武林黑白两道全力对付尚且不逮的魔头，他气馁了。

报仇，实在太渺茫了！

但，能不报吗？

心念未已，只觉肩被人拍了一下，转目望处，一个满面油腻的小叫化，正望着自己傻笑。

他苦于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动，心中却骇异不已，这小叫化怎会攒到轿中来。

小叫化嘻嘻一笑道：“兄台，大好热闹不看，却躲在轿中！”说着一皱鼻子，闻了闻，又道：“嗯！余香犹在，你兄台艳福不